

1995年日本电影《情书》在国内上映，三十年后，它在国内重映。时间一旦被量化成了坐标，许多的并置会变得清晰而耐人寻味。那个年代，网络尚未发达，写信依然是人们寻找、联系彼此的重要手段。那个年代，去电影院尚显得奢侈，尤其对于还是少年的我来说，于是，那张不知属于谁的《情书》DVD成了班里除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之外最热门的接力品。这些年，老电影的重映渐成风潮。或许是年岁渐长的人们蓦然意识到电影特有的气息唯有在影院里可以被保存。那是作用于观众全身心的气息，可以让人沉入弗洛伊德所谓的“白日梦”的气息。

《情书》启幕，女主角博子在雪地里漫步，长镜头和远景里，看起来那样浪漫，但是镜头拉近，她的举止艰难溢出了屏幕。这似乎是对这样一个谜面和谜底看似对称却永远无法抵达完满的爱情故事的预言。当年轻的爱人因为意外去世，博子看似不动声色下汹涌的悲伤，让她想尽办法要多一点再多一点了解爱人的过去，包括他的学生时代。当思念无从寄托，她异想天开地给爱人写信，并寄往了爱人在中学时的小镇地址。所有人都觉得她疯狂，但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她竟然收到了回信，随后的一切更加匪夷所思地在探秘和揭秘间，复盘了一段被埋藏的爱情，也摧残了另一段同样

此等心境

潜 堂

日日蒸秋何处倚，忽然雷电动长天。
清凉心境乌云破，疾雨时来翻旧篇。



夜光杯

我1929年6月生在江苏如东。上初一那年，日寇的铁蹄踏碎了家乡的平静，书声琅琅的课堂戛然而止。好在我们那里，人人都敬惜字纸。我的邻居老师悄悄把我们聚拢在一起，课桌藏在屋檐下，知识在风声里悄悄传递。那时我才知道，老师还有另一重身份——地下党。在她的指引下，我白天识字，夜晚便成了穿梭在暗影里的小信使。“那时懵懂，只晓得让往哪里送就送到哪里。”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小小的地下交通员。我是家里的独苗，一举一动哪能逃过母亲的眼睛？她担忧，几次三番叮嘱，我总是不在意地摆摆手：“放心好了，没事的。”可好景不长，老师身份暴露，被敌人抓走了。她宁死不屈，几天后便没了音讯。噩耗传来，组织立刻通知我们转移。小小的我来不及悲伤，换上旗袍，背上厚厚的棉被，只对母亲含糊说了句“去乡下演出”，便趁着夜色匆匆上路了。跟着队伍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几十里，才明白这是向北，奔着新四军一师去了。那年，我才十六岁。力气小，跑不动了，棉被太沉？扔了！继续跑。空着手也不跑不动？咬着牙，为了活命也得往前奔。路上不断有和我一般大的孩子加入队伍。歇脚时，我就教他们认字。部队的日子清苦，难得沾点荤腥。至今记得在枣庄过年那次闹的笑话：打了胜仗，终于有顿肉吃。我兴冲冲去借盆盛肉，哪知南北

刻骨的感情……

在电影《情书》之前，已经声名远播的情书是茨威格的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同样的深情但绝望，同样的不求回复。

写信的最大魅力在于必须要面对可能得不到回复的结局。因为邮路不明，因为对方的意愿

写给自己的情书

来颖燕

为她是博子，而不是因为她

约翰·伯格曾经有一本小书，名字来自于友人给他的一首诗——《留住一切亲爱的》。这首诗其来有自，有着自己的渊源和语境，只是这一句可以抛开语境，直抵每一个人的内心。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只能是一个愿景。而信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因其本身的不确定属性，将误解可能导致

的人生的错位放大了。此在的遥指逝去的，已知的暗示未知的，信件犹如掌控剧情的幕后之手——一切回应的缺席都是被许可的，即使被呼应，依然可能是虚无缥缈的遥不可及。但是信件的往来依然承载着情人间巨大的期盼和希望，因为它的不可预料正与感情的无法言明拥有着相同的分母。

2018年，《情书》的导演岩井俊二又一次让信件担任了这样的角色，拍摄了电影《你好，之华》，故事的背景被设置在了中国。依然是充满误会和遗憾的感情，只是少了一些揭秘和巧合，多了一些生活的晦暗和可怕。但两次创作对于信件的理解，让人愈加想去复盘当年的《情书》。那些巧合，既深情又残忍，愈深情愈残忍，看起来这些只会发生在电影中，但实则默默藏匿在现实的琐碎细节中，升华成隐性的但无处不在的痛苦。

我想当年我是根本

口音隔山隔水，老大娘递来个尿盆。肉香混着怪味飘出来，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下不了筷，眼巴巴看着那盆肉……

我打心眼里喜欢部队。这里的人，心贴着心。可战争终究是残酷的。新四军人多，枪炮却远不如敌人精良，多的是土枪土炮。敌人在大路上耀武扬威，我们在沟壑里匍匐前进。他们知道我们“家伙”少，追得格外凶。在**，一颗子弹擦过我的小腿，火辣辣的疼直钻心。不能停！一瘸一拐也要往前

战地玫瑰，静默绽放

俞 静

那，多亏战友架着我，才算捡回一条命。可许多人就没这么幸运了：那个姓丁的小战友，比我还小一岁，过黄河时，一个漩涡卷来，人就像片叶子，眨眼就没了；还有那些无辜的老百姓，炮弹从半空砸下，十几条命，说没就没了。

我个子小，灵巧，常在枪林弹雨里钻，把伤员往回背。孟良崮那场硬仗，我立了二等功；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又各得了一个三等功。荣誉背后，是沉甸甸的愧疚。后方缺医少药到了极点，没有麻药，连消毒的东西都稀缺。轻伤的还能裹一裹；重伤的，只能含泪落下锯子。更有那些倒在火线上、根本抬不回来的战友……我想救，却只能眼睁睁

没有看懂《情书》。我会至今难忘那个几乎所有刷过这部电影的人都会记得的名场面——在图书馆的下午，窗帘轻拂，少男在淡淡的光影里静读，却不会记得其实电影里埋伏着更加摄人心魄的暗示——当多年后男生“树”已去世，女生“树”再次回到图书馆时，在同一个角度、同一抹光影中看到那被风拂过的窗帘背后空空如也。

陈冲在她的自传体散文里写道：“记忆，好像早晨爱人离别后枕头上柔软的凹印，那是他在你生命里存在过的证据。你似乎能感受到那里的温度，忍不住伸手去抚摸它，把脸贴住它。等你再抬起身，却发现那凹印已经走样，失去了他的痕迹。记忆也好像一个犯罪现场，你一次又一次地去看那里查看，反而践踏了那些手印足迹，丢失了真相。我们的头脑总是不停地把记忆里的碎片逻辑化、合理化、美化或丑化，而且每一次造访，都似乎令它离原

始印象更远一些。……也许，要保持原始的记忆，唯有不去触动它。”

记忆本来就是在有和无、现实和虚构之间挣扎的存在，经不起让新的太阳晒去上面的霉斑。我们只能拥有此刻的认知，对自己的，对爱人的，对这个世界的。但是偏偏，我们永远不会停止对于过去之迹的追逐，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的经典重映，会让许多人甚至更多人走进电影院——与经典的每一次相遇，都让过去成为了底片，被重新冲洗。

得知真相的博子没有怨怼。在一个清晨，她去了爱人罹难的地方，对着群山呐喊和重复她在信里的问候：“你好吗？”然后自答“我很好！”漫山的回声是深不可见处爱人的真实回应，是的，他很好，她终于可以放心下。

情书最重要的作用，原来不是维系感情，而是

看着，无能为力。直到今天，想起那些瞬间消逝的鲜活面容，那些绝望的眼神，心口依然像压着块石头，夜里常常惊醒。“太残酷了。想想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就靠一股子打不垮的劲头！我们这些活下来的，命是同志们用血和命垫出来的。”

1947年，我主动去学医，成了部队卫生员。队伍整编，二十三师和二十师的医疗队合并成了装甲兵医院。我又被送到徐州医学院深造，毕业后成了装甲兵医院妇产科的军医。转业后进了黄浦区中心医院，还是干妇产科。

唐山大地震，我带着医疗队前去抗震救灾。大部队撤离时，我留了下来，帮着建医院，带当地的医生护士，落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后来，我不得不**在黄浦区红光医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提前一年离休。

这一生，从硝烟弥漫的战壕背起伤员，在产房里托起初生的啼哭，再到震后的瓦砾上撑起医院的梁架……路很长，担子也沉。但回望来处，那朵从战火中倔强生出的玫瑰，不曾喧哗，只是把根更深深地扎进泥土，绽放片片花瓣，静默地开在每一个需要光亮的角落。

十日谈

亲历抗战

责编：刘 芳

毛姆在文章中写道，“大部分人长得真是丑啊！可惜，他们不知道该待人随和一点，也好补救一下。”

这段话至少有两层意思。其一，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相貌平平，长相俊美者十不及一。至于能够用羞花闭月、玉树临风等词语来形容的人，更是极为少见。这里，毛姆的文字透露出一个信息：相貌天生，心性可以打磨。

其二，待人要随和。有一副好脾气

对自己的慰藉。这教人想起前不久同样重映的《花样年华》里属于周慕云的那个树洞。而这些千回百转，在信纸和邮筒已经没落的今天，显得更加让人神往和迷恋。即刻的回复和轻而易举的联系，结果反倒是让彼此的面目愈加模糊，以及更加无法面对生与死之间横亘的边界。我们不可能如博子那样通过情书，与逝去的爱人共处——“生者是死者的核心，环绕核心的，则是永恒”，“在核心与其外围之间，存在着常常并不明晰的交换”（约翰·伯格语），这交换原本可以由情书来完成。

卡尔维诺曾经谈到有旅人喜欢收集其所到之处的沙子。这是一种收藏，而收藏犹如日记，为的是“记录自己转瞬即逝的狂热”，“把自己的存在之流变成不易消散的客观实在，或者将连续的意识之流凝结成书面文字的晶体”。其实，这句话更为适合作为“情书”的注脚。爱是人类的永恒之谜，会瞬间绽放，会最后不知所终。生与死，刹那与永恒，都融于其中，成为一种轮回。而“情书”将它们落实成了隐喻，虽然面临着不了了之、不及回应的结局，但当它被一字字地写下，那个执笔的人就会得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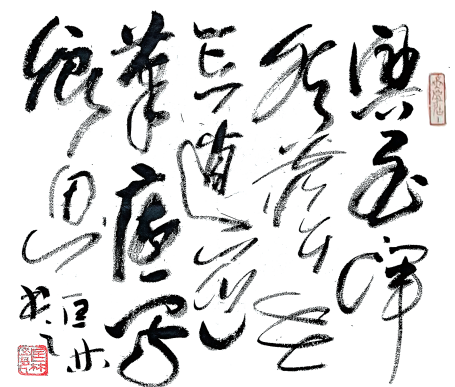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要随和

冯 磊

刘心武曾经写过与王小波的一段交往。称，初次见面发现“他那么高，而且丑相中还带着些凶样！”不过，在喝了两杯茶后，意外地发现“他逐步展示出了其优美的灵魂”。之后，成为好友。

这就是说，脸蛋和好脾气很重要，但“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兴至浑然尘世忘，逍遥笔底写卿诗。

邓 名（书法）

立秋后，天上的云乱起来也多起来。清早驱车过长江隧桥去市区，驶上桥头，最惹眼的就是这一坨坨云，浓黑间杂灰灰，散乱分布，感觉有点压抑。

巧的是，刚好昨天半夜醒来，胡思乱想，鼓捣出一首诗来，叫作《读云》——屈从于谁/才把你读作云/读成絮/读成绸/读成魂魄不好么/从你变幻无常/从你行踪不定/从你阴冥阳明/从你承载不了重量/应该读成流/读成气/读成鬼/读成期待或回忆/读成情绪纷纭/或者干脆读作/水性杨花/六神无主/

自知这哪是诗？分明一堆情绪垃圾。

云朵由东南向西北游走，朝霞穿插其间，为其染上明而不透的光影。醒目的是一架架民航飞机早起劳动，有的围着大桥转悠，似在动态排队等待降落；有的急匆匆扑向机场，正在下降；有的刚起飞，慢慢昂扬机头，朝高处爬升，机身银白色、晶晶亮，炫耀的红色垂尾标志，大致能分辨出东航燕子、国航凤凰。成群白鸽在桥顶上方嬉闹，翻飞滑翔，灵动俏皮。天空蓝莹莹的，热闹又繁忙。

大桥蜿蜒如龙，向前向上伸展，竖琴状的斜拉索呈三角形，矗立于桥梁中间及两侧，有一种夹道欢迎的隆重感，驾车飞速穿越，心旌摇荡，产生出冯虚御风、羽化登仙的错觉。

长兴岛横亘于天水之间，弥望不断。只是大桥将其分隔成左右两段：左侧江南造船厂、中华造船厂历历在目，百米高的观景楼屹立其间；右侧振华港机基地吊臂高悬林立，厂房、民宅鳞次栉比。顺势看来，上海市民的生命之源青草沙水库赫然映入眼帘，淡青色的圣湖与淡黄色的长江有着明显的分界，绕湖的岸堤大道以及路灯隐隐约约，似有动感，点缀这幅水墨画。

睹景思人忆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开发区代表来长兴岛，与振华港机的创始人管彤贤先生洽谈合作事宜。年近六十的管先生介绍时激情满怀：我要以“振兴中华、为国争光”为己任，立志让小企业走向大世界！至今振华港机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知名企业，产品占据全球港机市场近80%的份额。管先生坚守初心，努力奋斗创下辉煌，令人感慨万千……

参观江南造船厂时，印象最深的是055大驱南昌舰的炮管设置。它的导弹发射器呈正方形排列，共有112个发射口。主炮每分钟单管发射40发导弹，近防炮则每秒能射出184发。南昌舰已经成为目前全球火力最强的战舰……

2007年冬季同学聚会，我们40名师生，站在还是毛坯的桥梁路面上，拉奏起手风琴，高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回顾前二十年，展望后二十年，歌声飞入云霄，豪情洋溢四方，热泪挥洒桥面上……

忘了是哪年，经过长兴岛，摆渡去横沙岛，寻找被我用斜刀划伤手的儿时玩伴，真人没找到，认了同名的小哥，大醉一场……

还有心心念念的青草沙水库，上海人民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2007年初夏观摩开工典礼……

往事闪回，浮想联翩，不觉行驶到大桥尽头。此刻，天空云彩靓丽许多，波澜壮阔的长江与生气勃勃的长兴岛相依相映，阳光下，天地大江组成宏大气象，映入眼帘，令人陶醉。

前方便是“南隧”——越江隧道了，巨蟒似的，幽幽九公里长。驶人的当口，脑际忽然冒出两句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哦，须臾之间，昨夜的怅惘有所消散，气匀，神定。

天
谛
过
大
桥